

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现代化之路

谢 潇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19 世纪后半期,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大批西渡美国,带着对新世界的期许和对家乡怀念开始了他们美国化与现代化的艰难之路。在美国定居与奋斗的过程中,东欧犹太人凭着毅力取得了令人侧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现代化和美国化带来的新困境和新问题。

关键词:东欧犹太人;移民;现代化;美国化

中图分类号:K7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3)02-0136-04

历史上,犹太民族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流散与移民,公元 70 年圣殿被毁犹太人开始大流散,1492 年西班牙大量驱逐犹太人,犹太人被迫切移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19 世纪东欧的反犹主义迫使犹太人前往美洲和巴勒斯坦。流散文化是犹太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与流散相伴随的移民史也是犹太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流散和移民他处往往带来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深深影响着犹太人的信仰认同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现代史上,犹太人继续遭受着流散与移民,对于传统、穷苦的东欧犹太人来说,移民美国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等待他们的是一条艰难复杂的美国化、现代化之路。东欧犹太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奇迹。虽然对美国犹太人的研究是我们国内犹太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涉及东欧犹太人的部分常常只是穿梭之笔。另外,对东欧地区的研究处于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边缘位置,而犹太人又只能算是东欧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该课题在国内几乎无人关注,目前相关的文章只有李爱慧的《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与美国反犹主义的激化》^[1]和《论早期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2],以及俞仙芳的《东欧犹太人美国化之困境》^[3]。然而,正是东欧犹太人改变了整体美国犹太人的面貌,他们在人数上是大城市

群体,宗教感情上比较保守,社会立场上倾向工人阶级,更有忠于犹太教的热情。他们有着意第绪语的根,在东方的印象中成长,受斯拉夫传统的磨炼,有着新鲜的活力和文化支撑^{[4]97}。东欧犹太人的到来使美国犹太人在人数上、精神面貌上、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为美国犹太人生活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一、从东欧到美国

西欧的犹太人在 18 世纪经历了“哈斯卡拉运动”,逐渐开始了与西欧文明并进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之路,但在欧洲文化圈内部,由于东、西欧两部分在宗教和传统方面的差异,东部(东正教亚文化圈)在接受现代化方面就比西部(天主教—新教文化圈)困难得多,进展也缓慢得多^[5]。东欧的犹太人长期居住在“犹太栅栏区”之中,主要用语为“意第绪语”,由于经济封闭落后,东欧犹太人大体上仍以前现代化、前资产阶级化的方式行动和思考。有时甚至由于外部压力和内部长期停滞而使犹太区充斥着无知、偏狭和腐朽的东西^{[6]7}。在较为自由的年代里,犹太区与其他传统社会一样经历着缓慢的更新与变化。但一切在 1881 年开始发生转折,随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 1881 年遇刺身亡,一股反犹主义的集体迫害浪

收稿日期:2012-11-19

作者简介:谢潇(1988-),女,湖北恩施人,南京大学历史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从事犹太移民研究。

潮席卷俄国,加之犹太社会内部出现的思想变动,如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意第绪主义等,这些使得不断加剧的苦难和与日俱增的希望并存,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新世界,尽管存在着许多争议,东欧犹太人不断增加的力量、希望及梦想使他们的许多儿女逃往美国,有时仅仅为了个人解脱,通常是为了实现集体的抱负^{[6]21-22}。

东欧犹太人怀着梦想和憧憬告别世代生活的家乡,踏上通向美国的旅程,然而这个旅程绝非浪漫或惊喜,其中充满了亲人分离的痛苦,财资耗尽的困窘,漫长旅途的混乱疲惫。犹太意第绪语作家对犹太人移民美国这一巨大转折作了大量的描写,其中包含了许多作者的亲身经历。例如出生于东欧,23岁移民美国的意第绪语作家伊萨克·梅茨科尔的《走向新世界》中主人公离开家乡时邻里乡亲的叮嘱——“去吧,上帝祝福你”,“保持做一个犹太人,每天要佩戴经匣”,“不要忘了你的家乡”^{[7]514}。主人公坐在火车里看着送别的大篷车渐行渐远,这样的场景读来让人不禁潸然泪下。因为旧世界的不堪忍受,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向新世界,从1881年到19世纪末,在美洲各港口入境的来自东欧地区的犹太移民人数超过了60万。于1903在基什尼奥夫开始的新一轮的“集体迫害”,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把另外的50万人送进了他们的行列。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长度里,据估算,每3个东欧犹太人中就有1个跨过了大西洋而定居在新的家园。到1904年,美国的犹太人口已经由30年前的25万增加到了150万^{[8]485},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与19世纪中期到达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不同,东欧犹太人世俗化较浅,完全坚守着犹太教的信仰和严格的操守规定,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技术变革茫然无知,他们如此大规模地来到现代性已经较为成熟的美国,必将承受他们之前想象不到的痛苦。

二、刺激与反应

面临现代化的刺激,东欧犹太人的反应过程是痛苦的,但对他们在美国的长远发展又是绝对必要的。首先,犹太人必须努力地去赚钱,无数的犹太人为了一家生计终生俯身在一只熨斗或一台缝纫机上,有许多人出去走卖货物和开办缝纫加工厂,还有一些拓荒者满怀希望地去西部拓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农场主,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初来美国时身无分文后来混迹成好莱坞大佬的犹太人,如塞缪尔·高德温、路易斯·梅耶、威廉·福克斯等等。其次是

学习英语,进入美国的世俗学校学习,许多工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英语,或是进入夜校补习技术知识。在鼓励学英语这一方面,谁也比不上亚伯拉罕·卡恩的始终不渝,他把许多《前进报》社论集中到讨论掌握英语的必要性上。在这方面有巨大影响力的卡恩,竭力敦促自己的读者,就像一个希望迫使小孩学会游泳而将其投之于水的父亲^{[6]219}。最后,当犹太人稳定下来熟悉美国后,他们开始尝试性地关注和参与城市的政治。由于犹太人长期生活在非犹太教政权之下,而且常常遭到反犹太主义的迫害,所以东欧犹太人初到美国时对异教政治仍采取传统的态度,即远离政治。但随着对美国的接触,他们发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应该参与到政治中去,为自己的群体争取权益。总之,东欧犹太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且学会了如何创造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据特恩斯特罗姆分析得出的结论,犹太人向美国上层社会流动的比率是其他各民族的两倍^{[6]135}。

东欧犹太人在短时期内成功地完成了族群的现代化。调查发现,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从事“高级白领”职业的比例,从1880年的5%升到了1905年的15%,小贩人数减少了75%。到20世纪中期,犹太人男性有20%的人是专业人员,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倍,还有35%的人是业主,而全美国业主比例只占总人口的13%,犹太男子的收入要比全美男子平均高出36%。教育方面,1/4以上的犹太男子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在全美人口中,具有此种学历的人却连10%都不到^{[9]96-97}。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作出的贡献最大,承受的痛苦也最大,他们拥挤地居住在纽约的下东区,1908年,对250个下东区家庭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其中不到1/4的家庭是两人用一间卧室,大约50%的家庭是三四人用一间卧室,近25%的家庭是五六人用一间卧室^{[6]141}。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开始了他们辛劳的工作,支撑家庭在美国的生存。当时美国缝衣业的繁荣为犹太人提供了不少工作,许多人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埋头缝衣。强力的劳动带来了疾病,最普遍的是被称为“裁缝的疾病”的肺结核,这是下东区犹太人的职业病。除了身体疾病,他们还承受着生活环境巨变带来的心理压力,曾经在东欧并不常见的自杀,在新世界成为严重问题,这显然是心理错位和无力适应新环境所造成的极端后果。但是,他们还是以他们单薄的双肩

硬生生地承担下了这巨大的压力,与他们承受反犹太主义的祖辈们一样,凭的是一颗坚韧之心。父辈们用他们的坚持和奋斗在美国稳定下来,为下一辈人在美国的适应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辈人的发展与教育分不开,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犹太经典《塔木德》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其对圣贤的一条要求是“他潜心于他的学业,找出问题又寻找答案,倾听他人以充实自己,他学以致用,他给他的老师以启迪”^{[10]89}。在犹太教中,为了学习常常可以有许多例外和优待。比如,中世纪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妇女甚至可以抛头露面挣钱养家,犹太教规定男子到18岁必须结婚,但若是为了学习可以延迟^{[11]204}。犹太人崇尚学习的传统从未断过,东欧犹太人也不例外,只是在东欧时的学习主要局限在犹太教经典的繁琐论证中,来到美国后,受到美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冲击,他们意识到必须让下一代学习新的、现代的、世俗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真正在美国立足,即使自己过得拮据也要让他们的儿子、女儿能进入高中和大学^{[12]123}。父辈们自忖已无法改造自己融入现代化的美国社会,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的教育身上,寄希望于教育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且“知识的积累,以及对知识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无疑是通常最能被接受的现代化方面。”^{[13]16}

另外,东欧犹太人现代化、美国化之迅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犹太人的团结互助。摩西十诫要求犹太人爱邻人,犹太人将对同胞的帮助视为公义而不仅仅是同情。在犹太人看来,对同胞最好的慈善是帮助他们自立,受助者与施助者互不相知。东欧犹太人在曲折的移民之路上得到了无数同胞的帮助。一旦新移民在他们的新社区定居,便很快组织同乡互助会,它是由移民自己建立的最重要的自助组织。在1917年,纽约有2000多个这样的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它们拥有150万名成员^{[14]178}。那些之前在美国已经扎下根的犹太人也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在迁移高峰期,从1905年至1914年这10年中约有70万东欧犹太人途径德国,其中21万人直接受到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帮助^{[6]29}。初到陌生的新世界时,对美国官员检查的惶恐和对工作无着落的担忧困扰着东欧犹太人,为此,先到的犹太人创立了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HIAS),旨在教新移民们初识美国、指导他们如何应对美国官员,还开办职业介绍所、发行刊物、接济和收容难民,给东欧犹太移民带去了莫大的安慰和帮助。东欧犹太人还

得到了自德国到美国的犹太人的帮助,德国犹太人为改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条件、促进东欧犹太人的美国化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特别是为东区无私奉献一生的德国犹太女性莉莲·沃尔德和长期的秘密捐助者——德国犹太慈善家雅各布·希夫。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十分关注解救东欧犹太人的困境,帮助他们在美洲的定居,最著名的是欧洲犹太富豪希尔施男爵,他为东欧犹太移民的安置计划大笔出资,煞费苦心,仅在1890年就为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移民捐献250万美元,按每年10万分发^{[15]42}。

三、代价与困境

东欧犹太人的移民之路是一条美国化、现代化之路,从不说英语、不懂现代工具技术的东欧人到跻身中上层社会的美国人,东欧犹太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这其中的艰辛令他们自豪却也不堪回首,父辈们的坚韧、节俭、奋斗是东欧犹太人走向现代化的基石,犹太人勤奋好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胞之间的团结互助则为犹太人在美国整体的上升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推动作用。当然,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布莱克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他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3]38}。比如道德沦丧问题,人们在尽量避免但似乎无法避免,一旦受到美国的冲击突然脱离他们久已有之的维系物,他们就在一种道德沦丧的状态下四处踉跄。优雅的举止、良好的行为、崇高的信仰,全都一丢而光^{[6]75}。传统道德走向解体给第一代带来的是困惑和不安,对第二代人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现代社会中个人更自由了,但同时他更无法确定自己的目的^{[13]48}。家庭危机对于个体来说则是能切身体会到的现代化之痛,首先是寄宿者与女主人的暧昧导致夫妻失和,甚至有私奔的现象。而许多丈夫则因经济压力的苦闷等原因遗弃家庭,纽约东区主要的报刊《前进报》在许多年里都辟有“失踪丈夫专栏”,可见该现象之普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更是激烈,如前文所说,第一代的父辈辛勤劳作,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受更好的教育,把他们推向外部世界,但另一方面父辈们又要求子女在精神上不能越出犹太人的轨道,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激烈的争吵、冲突、反叛消耗了亲情,使每一个当事人痛心疾首,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渐渐形成一道鸿沟,无论敦厚之情还是善良意愿都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但如果双方能真正设法了解一点客观现

实,他们可能会承认,谁都不该受到责备^{[6]241-242}。

对犹太人来说,要实现现代化,不单存在这种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还要处理同化和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乔纳森·萨纳认为这是美国犹太生活最重要的挑战,一方面是成为美国人并遵循美国标准,另一方面是担心犹太人过于遵循这种标准而磨灭个性,并因此消失^{[16]9}。在历史上,遵守犹太教是保持犹太认同的主要标志,东欧犹太人在美国仍主要奉行正统派教规,但世俗化、美国化后的犹太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会堂为生活中心、以拉比为权威,人们更多地忙于世俗生活,忙于挣钱和享受生活。在现代社会,人的利益自然成了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现代社会从物质上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对这方面的关切超过了其他任何方面,自然也超过了对神的关切^{[13]17}。人们虽然没有完全抛弃犹太会堂,但已经厌烦了过

去的拉比。面对这些十分现实的问题,犹太人进行了宗教改革,诞生了保守派、改革派、重建派等派别,东欧犹太人中组织了青年以色列运动。这些改革为弥合新旧世界的信仰鸿沟作出了许多成功的努力,但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犹太人至今仍在探寻解决之道。

由于东欧反犹主义的推力和新世界的吸引力,东欧犹太人踏上了艰难的移民之路。他们经历了离乡背井的伤痛与困苦、初来乍到的懵懂和不适应,也经历了创业过程中的艰苦奋斗和焦躁不安,在几十年中凭着坚韧之心、勤奋好学、团结互助,以两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东欧到美国,从犹太区到大都市,从传统到现代,从宗教到世俗的转变,在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性,但更能看到东欧犹太人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的神奇与挑战。

参考文献:

- [1] 李爱慧. 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与美国反犹主义的激化(1880—1920)[J]. 历史教学, 2005(12): 35—39.
- [2] 李爱慧. 论早期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J]. 世界民族, 2007(1): 56—62.
- [3] 俞仙芳. 东欧犹太人美国化之困境[J]. 历史教学, 2006(1): 88—90.
- [4] Gary Phillip Zola.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Jacob Rader Marcus's Essays on American Jewry[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4.
- [5] 钱乘旦. 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J]. 历史教学, 2001(2): 5—10.
- [6] 欧·文豪. 父辈的世界[M]. 赵立行, 王海良,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 [7] Irving Home and Eliezer Greenberg. A Treasury of Yiddish Storie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9.
- [8] 塞西尔·罗斯. 简明犹太民族史[M]. 黄福武,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0.
- [9] 托马斯·索威尔. 美国种族简史[M]. 沈宗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 [10] 阿伯特[M]. 阿丁施坦译, 诠释. 张平,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1]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 [12] Ben M. Edidin. Jewish Community Life in America [M]. New York: Hebrew Publishing Company, 1947.
- [13] C·E·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M]. 段小光,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14] 雅各·德瑞·马库斯. 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 一部历史[M]. 杨波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899—1900 [M].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00.
- [16] 潘光. 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The Road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to Modernization in America

XIE Xi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was very tough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the new world, most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immigrated to Americ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America, they met many difficulties. They got a great success and also faced new challenges.

Key words: Eastern European Jews; modernization; America